

臺灣史事概說

郭 廷 以 著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臺灣史事概說

郭廷以著

正中書局印行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版初臺月三年三十四國民華中

版六臺月二年四十六國民華中

說概事史灣臺

角四元一價定本基 冊一全

(費滙費運加酌埠外)

以 廷 郭 者 著 編
譽 元 黎 人 行 發
局 書 中 正 刷 印 行 發

(號三巷一街安泰市北臺)

司 公 書 圖 成 集 銷 經 總 外 海

(號七街海北地麻油龍九港香)

店 書 風 海

(地番六五目丁一町保神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本日)

申(3538)號九九一〇第字業臺版局證記登局聞新院政行

(1000)

引言

臺灣之爲中國之不可分的一部分，一如山東河南或福建廣東，是絕不容疑，而爲人所公認的，所不同的不過是地理上的分別，一爲海島，一爲大陸而已。然而就由於這一水之隔，別具用心的人，往往故意的把它與中國分開，多方歪曲事實，甚至憑空捏製謠言，以圖遂其陰謀詭計。這種可恥的欺騙作僞，不祇是令人痛恨，而且是絕大的污辱。

如果我們略加翻閱歷史，將臺灣的過去作一回顧，不惟知道此種造謠對我們是一厚誣，進而對於臺灣的地位，及其所以成爲中國的一部，更可獲得明確深切的認識與瞭解。

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繼續不斷分向四方開擴推進，經之營之，西北與西南，東北與東南，黃河兩岸，長江南北，珠江流域，以及濱海地帶，均收入了他們的活動範圍，生長孳息之所。由於大海的限制，臺灣容或比較遲後一步，然亦不算太遲。而中華民族在這裏的成就之大，臺灣的中國化或漢化的徹底，文化進步的迅速，不僅有過於大陸中國的若干邊區，並亦無遜於中原腹地，誠所謂後來居上。他們不僅能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與優點，進而能適應新的時代，新的環境，使之發揚光大，繼長增高。這是因爲渡海東來的大都爲才智比較優秀，意志比較堅強，而又富有進取的精神。

臺灣的開發經營，幾乎全爲閩南漳泉人與粵省客家人之功，雖然是由於地理的接近，同時亦有其歷史的背景。所謂閩南人與客家人，原均爲中原人，爲了政治及經濟的原因，他們被動的或主動的逐步南

徙，擴展到沿海區域。又爲了同樣的原因，又擴展到臺島。但是他們的行動並非是作消極的退避打算，實有其積極的進取抱負。他們要磨礪以須，隨時準備再以自己的力量貢獻給大陸祖國。三百年來爲了民族革命事業，他們不屈不撓，流血流汗，前仆後繼。在中華民族的光復運動中，有其不可磨滅的偉大成就。

近代中國的處境極其險惡慘痛，臺灣亦是一樣。中國處境所以如此，是由於國際情勢的劇變，而臺灣的對外關係尤爲複雜嚴重。在十七世紀，初有荷蘭的入侵，繼有西班牙的對抗；到十九世紀，先有英美的日法的犯境，終爲日本所獨吞。總計臺灣遭受外禍的憑凌，暴敵的劫持，幾達百五十年之久。三百年來兩度淪陷，臺灣的一半歲月在憂患黑暗中渡過，亦是在悲壯奮鬥中渡過。但是最後終於獲得到光明。臺灣又回到了中國這個大家庭。

所有這些艱苦的、偉大的、壯烈的故事，這裏正要分別予以適當的說明。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

目次

引言

第一章 早期經營

第一節 自遠古至第七世紀

第二節 「琉求」時代——自隋至元

第三節 閩海經略

第四節 顏思齊與鄭芝龍

第二章 荷蘭侵入與臺灣之初次淪陷

第一節 兩次澎湖之役

第二節 荷蘭之侵入

第三節 驅逐紅毛運動

第四節 國際爭逐

第五節 漢番政策

第三章 初次光復

第一節	鄭成功及其恢復運動	三四
第二節	鄭荷關係之緊張	四二
第三節	渡海東征	四六
第四節	初次光復	五〇
第五節	明鄭時期的內治	五五
第六節	明鄭時期的外國關係	六五
第七節	鄭清和戰與延平王國的結局	七五
第四章	開發之成就	九一
第一節	施琅與臺灣善後	九一
第二節	政府之消極政策	九五
第三節	開發成就	一〇四
第五章	民族革命	一一五
第一節	天地會的由來	一一五
第二節	前期革命	一二三
第三節	復興天地會的革命	一三八
第六章	列強侵擾與臺灣之危機	一三八

第一節	鴉片戰爭	一三八
第二節	英美之覬覦	一四四
第三節	開港	一四九
第四節	糾紛之頻仍	一五一
第五節	日軍犯境	一五五
第六節	三次警聞	一六四
第七節	臺灣的保衛戰	一六九
第七章	建省前後	一八
第一節	沈葆楨之積極措施	一七八
第二節	丁日昌之計畫	一八四
第三節	正式建省——劉銘傳其人	一九四
第四節	富強新政	二〇五
第五節	劉去邵繼	二一〇
第八章	再度淪陷與再度光復	二一〇
第一節	忍痛割臺	二一〇
第二節	爭取外援與自救	二一七

第三節 再度淪陷	二二六
第四節 悲壯之五十年	二二三
第五節 再度光復	二四四

第一章 早期經營

第一節 自遠古至第七世紀

中國人何時知道臺灣，何時與臺灣正式接觸，因為文字記載的缺漏或含糊，雖有不同的看法與解釋，但是我們可以確信臺灣之進入中國歷史範圍，臺灣歷史之成爲中國歷史之一部份，由來已久。在歷史上有一個先史時期，即未有文字時的歷史，完全依據最早的原始器物來探索稽考人類的生活狀況，文化演進。根據考古學上的初步研究，在這個時期，海島的臺灣與大陸的中國實屬於同一型態，同一體系的文化。山東河南遼寧甘肅陝西山西浙江所發現的黑陶，彩陶，紅陶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主要代表，而近年臺灣西部各地亦有發現，且與之同爲一個系統，足證其與大陸文化的關聯。陶器之外，石器中的石斧石刀石鏃，大致亦係從北方大陸上傳來。凡此均可說明遠在有史以前臺灣文化所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臺灣之與中國成爲一體，真是古而又古，久而又久。

「尙書」是中國的一部最早歷史書，其中「禹貢」一篇據說是四千年前中國地理的記述。「禹貢」將當時的中國區分爲九州，揚州居其中之一，其領域北至淮河，東南至海。臺灣的第一部地方誌，即「臺灣府誌」上說臺灣屬於禹貢的揚州。這雖是一句「想當然耳」的話，亦不能謂爲全無根據。禹貢中曾有「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的記事。「島夷」雖是泛指沿海居民而言，有些學者則認爲係

指臺灣番人。所謂「卉服」是蘆質服裝，「篔」是一種竹器，「織貝」是綴繫於衣上的貝製珠粒，均與番人生活情況相同。這些特產和橘柚之屬，就是他們用以貢獻給中央的禮物。因為交通的困難，並不是每年必貢，只是待命而貢。如果這個解釋可信，則臺灣早已列入中國的版圖。

先史時期大陸文化的傳入，「禹貢」所記「島夷」的來貢，祇能看作臺灣與中國的遠古關係，至於漢人是否已確實進入此島，是否已正式着手經營，尙未能完全證明。春秋戰國時代，關於海上的傳說漸多，一再有入海求訪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的嘗試，但詳情已無從得知。秦始皇派遣徐福帶領童男童女的探險結果既不易肯定，臺灣是否在三神山之內，亦少確證。陳壽的「三國志」及范曄的「後漢書」東夷傳，固有徐福留止「夷洲」的傳說（「夷洲」就是臺灣），但是他們已明謂係「長老傳言」，不必可信，雖然秦人來臺並非絕不可能之事，我們還是採取保留的態度，暫為存疑好了。

漢朝時代，會稽（江浙之交）海外有東鯤人，分為二十餘國，時來中國貢獻。夷洲亦常至會稽通市。有人認為臺灣琉球同在東鯤之內。到了公元三世紀，臺灣與中國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中國對臺灣的經營真正開始。

三國時孫權（吳大帝）的吳國領域，包有會稽及東南濱海地帶，和海外的關係最為密切，孫權對於海上的經營亦最感興趣，特別是在赤壁戰後（公元二〇八年），他的兵威聲勢遠及南洋。臺灣近在咫尺，自所注意。據三國志孫權傳，公元二二〇年（孫權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甲士萬人，浮海進征夷洲即臺灣，俘虜了數千人。中國的統治權力雖未曾建立，武力已無疑的一度達到。這是臺灣經

營的最早記載。

我們一再指出三國以前及三國時代所謂「夷洲」就是後來臺灣，南北朝時仍沿用這個名稱，而且對於夷洲的方位，地形，氣候，物產，風俗，習慣，均有詳盡明確的敘述，當時沈瑩的「臨海水志」就是極有力的證據，後人之能考定夷洲之爲臺灣的別名，亦即靠這篇東西。

以下且予以扼要的節引：

「夷洲在臨海（浙江臺州一帶）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衆山夷所居，……各號爲王，分割土地人民，各自別異。人皆髡頭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衆，荆爲藩障。土地饒沃，既生五谷，又多魚肉。舅姑男婦，臥息共一大牀，交會之時，各不相避。能作細布，亦斑文刻畫。……用鹿脰爲矛以戰鬥，磨礪青石以作矢鏃刀斧……如有所召，取大空材以着中庭，以大杵旁舂之，聞四五里如鼓，民人聞之均馳赴會。……歌似犬吠，以相娛樂。得人頭，砍去腦，取其面肉，留置骨。……中庭建一大材，高十餘丈，以所得頭差次掛之，歷年不下，彰示其功」。

除了臺灣，沒有第二個地方合乎這些條件，除了生番更無法在東南海上找到另一個民族具有這些風習，「禹貢」的記載是中國對於臺灣的初步認識，「臨海水志」的記載即更進一步，而其正確翔實，絕非前者所能比擬。沈瑩大約爲四世紀前後時人，他的這些知識，係得自吳人的記錄，否則即係得自當時人的報告。如是後者，我們又可推知晉時中國與臺灣關係的一斑。

第二節 「流求」時代——自隋至元

「夷洲」時代之後，流求、留仇、流虬、瑠求、或琉球又成爲臺灣的同音異形的代表名稱。從七世紀初期，直至十四世紀，七百年間，歷隋唐五代宋元及明朝初年，始終是如此來稱呼我們的臺灣。同時我們的經營亦益趨積極。

隋煬帝（六〇五——六一六）是一位有志海上遠略的君主，在他即位之初，即六〇五年（大業元年）有一位「海師」何蠻就說東方海中有煙霧依稀的所在，於是即於六〇七年（大業三年）命羽騎尉朱寬偕同何蠻入海求訪，結果到了流求，即臺灣，因爲言語不通，採得一人而還。煬帝感覺不滿，第二年再令朱寬前去慰撫，仍無所成，僅取回了流求人的布甲。兩次和平招降不成，決定以武力征討，統帥爲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副之。

六一〇年（大業六年）陳稜等率領東陽（今浙江金華）兵一萬餘人，先到義安（今廣東潮州）集中，再從那裏泛海前進。可能是因爲風勢不順，或者是航程有誤，一個多月才到了高華嶼，即澎湖群島中的花嶼（或大嶼），又東行二日，至龜鼈嶼，即澎湖群島中的奎壁嶼；再東航一日，便到了臺灣（流求）。遠征軍登陸的地點，約爲鹿港，首先接觸的爲臺灣中的平埔番（有人以爲當時所以名臺灣爲流求，即與鹿港有關。番人亦稱鹿港爲 Rokauran 或 Rokan，流求即係 Rokan 的譯音）。

朱寬第一次出使，由於言語不通，交涉無法進行，此次陳稜進軍，募有南海諸國人從行，其中有崑崙人，能解「流求」人語，擔任通譯。（狹義的崑崙是指越南東南的 Polo Condore 島，廣義的崑崙則泛指馬來一帶）。平埔番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相繼前來貿易。經崑崙人宣布來意，令其降服，會

長（國王）拒絕，於是戰鬪開始。陳稜以張鎮州爲先鋒，第一個戰役擊敗了他們的「國王」。歡斯渴刺兜（Kaishi Harato, Kaishi 爲平埔番的代表名稱），戰場或在鹿港附近。第二個戰役，斬了「小王」歡斯老模（Damori 或 Ramori），戰場約在大甲溪一帶（隋書陳稜傳作低汲檀 Tomoi）。接着發生了主力戰，陳張軍分五路，趨其「都邑」，渴刺兜率衆數千拒敵，再爲張鎮州所破，乘勝追擊。渴刺兜背山而陣，陳稜亦以全力進攻，從早晨到下午，經過八小時不停的苦鬪，渴刺兜以兵力疲憊，退守柵塹之內。陳稜繼續猛攻，塹塹破柵，突入了他的三道防線（隋書謂其國王所居之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斬渴刺兜，燒了他的宮室，俘獲了他的兒子和男女數千人，虜得了不少「軍實」（物資）。

這是我們先人經略臺灣的一大戰爭，也是一場苦鬪，對於臺灣中部的平埔番自是一大打擊。但是隋煬帝的遠征和三百八十年前的孫權一樣，並不會真正將問題解決，大陸海島的關係，亦未能切實的聯繫起來。然而隋時中國的臺灣知識則較吳晉時代進步。所以隋書流求國傳關於臺灣番族的人物、姓氏、政治組織、居處建築、戰陣攻鬪、武器用具、男女服飾、性情像貌、風俗習慣、文化禮儀、賦稅刑罰、起居飲食、宴會歌舞、婚喪嫁娶、樹木鳥獸、墾殖農作、宗教信仰，……能有長約千字的描寫敘述，均與實際的情況相符。

唐代臺灣情形若何，不得而言。以唐與海關係之密切，似不應絕無所知。但唐憲宗（八〇六——八二〇）時，詩人施肩吾的「島夷行」，尙不能即認爲係題詠澎湖嶼，施氏全家移居澎湖之說，亦難爲信。宋史雖有「琉求」傳，其敘述大半抄襲隋書和「諸蕃志」。「諸蕃志」爲趙汝适的著作。汝适爲宋的

宗室，曾掌管泉州的市舶，公元一二二五年（理宗寶慶元年）根據他在泉州的閒問寫成此書。泉州離臺灣不遠，去澎湖又近，「澎湖」一名之初見諸記載，即始於「諸蕃志」。「諸蕃志」云：「毗舍耶語言不通，商販不及，……泉有海島，曰彭（澎）湖，隸晉江縣（泉州府），與其國密邇，烟火相望，時至寇掠，其來不測，多羅生噉之害，居民苦之」。在這段文字內，第一我們知道澎湖已有「居民」，所謂居「民」即內地人民，否則當稱為「夷」而不應稱為「民」。大概由於金兵侵擾，宋室南渡，有不少的沿海人士避難在島上，閩南之人，自亦有遷來澎湖者。這是漢人擴殖臺澎的開始。第二我們知道寇掠澎湖的爲毗舍耶。毗舍耶應爲徙居臺灣的菲律賓群島中的 *Besaya* 或 *Vesaya* 人，一說爲臺灣東部的阿眉（*Ami*）番，阿眉番自稱爲 *Panodia*，但均與臺灣有關。他們不唯寇掠澎湖，宋孝宗淳熙，（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年間，且曾蹂躪泉州各村，「喜鐵器及匙筋，人閉戶則免，但割其門圈而去……官軍擒捕，見鐵騎，則割其甲，駢首就戮而不知悔。臨敵用標槍，繫繩十餘丈爲操縱，蓋愛其鐵而不忍棄也。」臺灣所缺乏的就是鐵。第三，如果毗舍耶是指臺灣，則所謂「商販不及」，似屬有誤。據「小琉球漫誌」說：「臺地用錢，多係趙宋時錢，如太平（太宗太平興國？）元祐（哲宗），天禧（真宗），至道（太宗）等年號，質小而薄」，如果這些錢幣是當時流入，彼此必有商業關係，但亦可能係以後流入。

元世祖的海外經略，最爲積極，一再用兵占城（*Champa*），爪哇、日本，對於近海的臺灣，自不能放過。兩次東征日本失利，世祖心有未甘，一二九一年（至元二十八年）聽從海船副萬戶楊祥之請，擬以兵六千從伐「瑠求」（臺灣），當與對日問題有關。一切軍事部署，均委之楊祥。不久有生長福建的書

生吳志斗，熟悉海上情形，建議先從澎湖發船前去招諭，考察水勢地利，然後再行興兵。澎湖早有內地人移居，所以吳志斗主張以之爲經營臺灣的基地。世祖認爲言之有理，改以楊祥充宣撫使，吳志斗與另一位阮鑒分授爲禮部兵部員外郎，携帶世祖的詔書前往，說其歸附來朝，若不效順，即遣舟師征討。翌年（至元二十九年）使團出發，遇見一個島嶼，派人上岸，以言語不曉，三人被殺，無結果而還。究竟是否到了「瑠求」（臺灣），使團內部意見即不一致，楊祥堅稱已到，阮鑒吳志斗則持異議，因而發生爭執，志斗失蹤。招諭毫無所成，而且事跡頗爲含糊。

一二九七年（成宗大德元年）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高興又上言可圖，謂「瑠求」距泉州頗近，隨時可以偵察消息，酌量招降或討伐，不必調動別處兵力，可由閩省就近一試。因即遣省都鎮撫張浩，新軍萬戶張進東去，生擒了一百三十餘人，成就既未見佳，詳情究竟，亦不得知。

元代兩次企圖經營臺灣雖無所成，但澎湖即已收入中國版圖，楊祥等東去，曾至澎湖，受其款待。一二九三年（至元三十年）世祖擬遣使往撫，以大臣勸阻不果。據說當時澎湖居民約二百戶，每年有商船數十艘，來泉州貿易，到了元順帝時代（或作順帝至正二十年即一三六〇；或云在至元中，即一三三五至一三四〇間），正式置巡檢司，隸屬於泉州同安。在臺灣經營史上，自是一件大事。

除了政府的經營，私人的活動亦值得我們注意。元朝晚年（順帝前期，約在一三三五至一三四九間）有位海上旅行家汪大淵常附搭海船遊南洋，歷經數十國，就其見聞寫成「島夷誌略」一書。其中關於琉球「臺灣」的記述，有許多新的材料，特別是臺灣的特產，如硫磺、黃蜡、砂金、黍子、鹿豹麂皮。

因爲他本人曾親歷其地，並登極高峻的大崎山（大約爲臺南的大崎越嶺，一說爲高雄打狗仔），觀海潮，望日出。汪大淵之遊臺灣，我們可以推知在他之前必已有內地民人（並非官兵）來過臺灣，或遷住臺灣。澎湖既有民戶，（「島夷誌略」亦云：「泉州人結茅爲屋居之，……工商興販，以樂其利」），進而入居臺灣，是很自然的。汪大淵之登山觀覽，可能即係由當地漢人引導。至於內地商人之早已到臺販賣，似更無可疑，汪大淵所附的海船就是商船，所以「島夷誌略」於臺島的物產及「貿易之貨」亦特別注意。

第三節 閩海經略

到了明朝，臺灣的地位逐漸開朗，不再以「琉球」被稱了，另以「小球球」，雞籠山、大雞籠、北港、東番，或臺員、大灣、大窰、臺灣等不同的名字出現。原來的「琉球」一詞改送給現在的琉球群島，從此兩者不再相混。此事則與琉球群島與中國正式建立邦交有關。琉球群島地位之趨於重要，爲南宋以後的事，隋唐以來，中日海道交通頻繁，南宋晚期，又漸興盛，元代往來的商人僧侶尤多，對於中國與琉球群島關係之打開，應有影響，這個可於十三世紀末年宋僧禪鑑之定居那霸，元明之際，程復之任琉球輔政兩事想知。此外，日本人的轉述，當亦有幫助。中國對於「琉球」的觀念本不十分明確（此可於楊祥出使見之），琉球群島和臺灣的地理方位又大致相同，隋書以來所記「流求」「瑠求」「琉球」的國情，又係一粗具規模文物之邦，正與琉球群島相符，以爲今之琉球群島卽是過去的「流求」。爲了